

### 一、初識結緣

四十二~三年間，因戰亂初遷來台，每逢假日，家中時有同鄉、親友聚集，當時置物資艱困人心惆悵之際，母親也總以粗茶淡飯款以來者，不知何時家中來了一位陌生精瘦長者，並預留一小房間予他，俾便隨時入住。母親將愚兄弟三人叫至面前囑之：今後見徐先生應以徐老師尊之。

徐老師者即老和尚，隨部隊單身在台，與父親結識於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，本係廬江同鄉，顯格外親切，吾家在士林距老和尚任職處並不遠，父親邀老和尚假日來家中小聚，告以：時有鄉親，長者在座，均是大陸來台，他鄉故親，互道安康並遣鄉懷等語。這也開啟了吾家與老和尚數十年的緣分，尤其在下我對徐老師的好奇之外，更有一份亦師亦父的景仰與情愫。

### 二、潛移默化不言之教

四十五年的某月某天，愚兄弟三人在院中為一物誰屬，誰先玩爭吵不休，尤其在下我，雖行二但聲壯氣宏，欺兄壓弟，態勢鴨霸，儼然指揮者，爭吵聲卻驚動了在房內讀書的徐老師，師出來排解紛爭，問明爭吵因由，兄弟三人均各持理由，其實老師洞悉我們三個小搗蛋的心思，師：「出一題目，誰先答出來，誰先玩，你們三個寫出『讓』這個字。」慾望熾盛，在下我率先寫出「讓」字，遂得意自顧取走玩具，師復對兄與三弟言：大勇先寫對了，他就先玩，你二人就讓他吧！

兄與三弟皆默然。明顯不公卻出於無奈教之。師用意《三字經

》：「融四歲，能讓梨」，儒家傳統棠棣友恭之禮。卻因愚的無知貪愚之念，完全沒有體會，猶怡然自得狀，非當仁不讓，實當讓未讓，當年勇六歲已啟蒙識字寫字，兄大為長我兩歲，弟大籌四歲。及長多年後才了解師之用心孤詣，兄弟相聚談及幼時

懵懂未明生大勇謹記

爭搶之事，彼此仍嘲訕愚驚不覺，更遙想並感念老師當年提點教化之德，退步原來是向前。

頑石不化生大勇再記

### 三、慈悲喜捨寬大無量

老和尚暫居吾家應在四十三年，至四十八年決定剃染出家，約有五~六年的時間，愚為四~九歲，距今已逾六十年之久，有些事記憶模糊，有些仍印象深刻，母親曾告誡愚三兄弟，徐老師居家之時，你等勿調皮吵鬧，見面時一定要叫人稱師有禮貌，然而母訓諄諄，愚等兄弟打鬧依舊，不如此好像不是成長的生活。印象裡老師行止不定，像游龍般見首不見尾，有時在家有時幾天不在，或上午在家，下午又不見了，引愚好奇之心總想親近或窺視其生活點滴，有時知道老師今日在房內，即悄悄推門露小縫，往內窺探，師正在看書，師：「大勇啊！」側首示意可以進來，進室內稱老師後，見室內陳設簡單，日式榻榻米地板，枕頭，被褥整齊鋪於地面，書桌椅子各一，有一置物小櫃，看得見的有許多書籍在房內。師自律甚嚴，很少與家中人一起用餐，只要在家定勤讀不輟求知探理，母親曾語我兄弟：「徐老師真乃讀書人，有古人之風。」在此數年期間

也是師一心向學請益大哲方東美教授，依止章嘉大師聞法之時，記憶中，師謙謙有禮，言語平和，對晚輩吾兄弟等和善寬厚，師自持也儉，每以乾糧餅乾充饑果腹，最好的配以牛奶一杯，愚見之並且分食予我，至此常進師的房內，師必以餅乾數片分食，師有時

出門在外，卻有意置餅乾於房內桌上，任家中小饞鬼自取之。師早在未出家之前，即已持真心無量之心，即使自己不寬裕，仍慈悲喜捨。蘇軾嘗云：「為鼠常留飯」。

愚就是那隻偷飯的小老鼠。☒

門牆外不肖生大勇三記

勇按：師於多年後告知由於自持儉約，餅乾係託友人源自於在台美軍顧問團的援助物資。

四、送師十里終須一別

四十八年的暑假，很長一段日子未曾見到老師，有一天午後終於見到老師返家(編者按：自臺中返回)，與母親在說話，但卻提著簡單的行李，似又準備離去，急忙趨前插話問道：「師又要出門？去哪裡？多久？何時再回來？」一連串無禮的問題，母親回我：「徐老師今天要出家了。」當時並不了解出家乃披剃入空門之意，顧名思義出家就是離家遠去的意思了，心中不願如此情景，小孩無法了解大人的事，急問師：「出家很遠嗎？可以跟您一起去嗎？」師回以：「在圓山，不遠，公車幾站，你想陪師去，能夠自己回士林否？師不能再送你回來！」聽後欣喜應諾，回望母親，母親頷首示意，成全了我與師多親近相處的時間，也成全了師生二人手牽手共行相伴十里凡俗之路。公車圓山站下，師牽著我，默默無言亦步亦趨的跟著師履，步行約十餘分鐘即抵臨濟護國禪寺，入寺門有一大片院子，師入寺內與寺僧相談，愚則在外等候，內心有著紛亂卻無意顧覽寺內景物，不久師復現，隨師至寺院西南側一古鐘樓下，師云：「今後就住在此鐘樓上，想來看師不必問人也可以找得到地方。」遂囑我早些回去，有機會再來並勉勵讀書立志等語。離情依依，師目送我轉身離去，未搭乘公車，逕自步行返家，一路上腦中忖思不斷：

出家做什麼？為何要出家？為何要冷冷清清？為何要獨住鐘樓裡？

眼有酸意，疑惑莫名。

癡迷不覺生大勇四記

附記

1.(再訪師)師出家後近一年期間，曾數次再去看老師，多數得願，延樓梯爬至鐘樓裡，與師每對坐，相看少言，小孩坐不住，十幾二十分鐘即稟師欲下樓去，師每次都在自身克儉之餘，仍喜捨五角錢資愚回程，當年物價公車票一角，五角錢可購食豆漿，燒餅，油條兩次，師待愚生可謂寬厚有加。

2.(古鐘樓)原鐘早已移至大雄寶殿側廊，若上鐘樓必須架木梯上爬，從底板掀開一小片木板而入樓中，面積約兩坪左右，以三~四個榻榻米鋪設，只見一矮腳小桌，師盤坐研讀，直到最後一次訪師未果，爬梯掀板後已人去樓空，悵然若失，包括五角錢。鐘樓為日據時期木造建築，現已重新整建底座與當年不同，台北市府訂定為古蹟保存。

3.多年後與師重逢才了解當年師離開臨濟禪寺，為矢志精研經綸，弘法利生，再從學於台中雪廬老人會下。

4.2009年炎夏，師甫自廬江湯池歸，暫居陽明山永公路，電話囑愚生翌日駕車伴隨師再重回臨濟禪寺，當年寺中居士念佛團仍有數位耄耋居士長者與師熟稔，早已率念佛團及四眾人等於寺正門候師蒞臨，景象莊嚴溫馨，師念舊情，再訪五十年前出家的起點。仍攜愚生相伴，別具意義。